

曹道衡 主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汉魏六朝辞赋与骈文

精品



汉魏六朝辞赋与骈文

曹道衡 / 主编

重点学科民族学
图书资料



Y0103098

精品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魏六朝辞赋与骈文精品/曹道衡主编. -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 11

ISBN 7-5387-0974-6

I. 汉… II. 曹… III. ① 赋-作品集-中国-古代
② 骈文-作品集-中国-古代 IV. ① I222.4 ② I222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1370 号

汉魏六朝辞赋与骈文精品

选题策划: 张明

主 编: 曹道衡

责任编辑: 张秀枫

装帧设计: 龙振海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通县长凌营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570 千字

印 张: 23.75

版 次: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387-0974-6/I·931

定 价: 24.00 元

目 录

- 导 论 曾道衡 (1)
- 辞 赋
- 贾 谊
- 吊屈原赋 (24)
- 鹏鸟赋 (27)
- 枚 乘
- 七 发 (31)
- 淮南小山
- 招隐士 (47)
- 司马相如
- 子虚赋 (50)
- 上林赋 (58)
- 长门赋并序 (71)
- 东方朔
- 答客难 (76)
- 司马迁
- 悲士不遇赋 (82)
- 王 褒
- 洞箫赋 (85)

- 扬 雄
逐贫赋 (91)
解 嘲 (95)
- 班 彪
北征赋 (104)
- 班 固
西都赋并《两都赋》序 (109)
东都赋 (125)
幽通赋 (137)
- 傅 毅
舞 赋 (149)
- 张 衡
归田赋 (156)
思玄赋 (159)
- 马 融
长笛赋 (180)
- 蔡 邕
述行赋并序 (191)
- 王延寿
鲁灵光殿赋并序 (200)
- 赵 壹
刺世疾邪赋 (208)
- 祢 衡
鹦鹉赋 (213)

- 王 粲
(328) 登楼赋 (218)
- 曹 植
(341) 洛神赋并序 (222)
- 嵇 康
(328) 琴赋并序 (231)
- 向 秀
(328) 思旧赋并序 (242)
- 成公绥
(308) 啸 赋 (246)
- 张 华
(328) 鹤鹑赋并序 (252)
- 潘 岳
(383) 西征赋 (257)
(383) 秋兴赋并序 (286)
(387) 寡妇赋并序 (290)
- 左 思
(388) 蜀都赋 (297)
(308) 白发赋 (310)
- 陆 机
(403) 文赋并序 (314)
- 束 皙
(403) 贫家赋 (326)
- 木 华
(418) 海 赋 (329)

- 孙 绰
 (815) 游天台山赋 (337)
- 陶渊明
 (555) 感士不遇赋并序 (344)
 闲情赋并序 (349)
 归去来兮辞 (356)
- 颜延之
 赭白马赋 (359)
- 谢惠连
 雪 赋 (367)
- 鲍 照
 芜城赋 (373)
 (525) 舞鹤赋 (378)
- 谢 庄
 (527) 月 赋 (382)
- 谢 朓
 (529) 临楚江赋 (387)
- 江 淹
 (597) 恨 赋 (389)
 (618) 别 赋 (394)
- 萧 绎
 (618) 荡妇秋思赋 (402)
- 庾 信
 (638) 小园赋 (405)
 枯树赋 (413)
 (658) 哀江南赋并序 (418)

骈 文

- 邹 阳
狱中上梁王书 (460)
- 司马相如
上书谏猎 (469)
难蜀父老 (471)
- 班 固
封燕然山铭 (477)
- 蔡 邕
郭有道碑文 (480)
- 孔 融
论盛孝章书 (485)
- 陈 琳
为袁绍檄豫州 (489)
- 杨 修
答临淄侯笺 (499)
- 曹 丕
与朝歌令吴质书 (503)
与吴质书 (505)
- 曹 植
求自试表 (510)
求通亲亲表 (516)
与杨德祖书 (521)

- 吴 质
答东阿王书 (526)
- 阮 籍
大人先生传 (531)
- 嵇 康
与山巨源绝交书 (537)
- 刘 伶
酒德颂 (544)
- 潘 岳
马汧督诔 (546)
- 陆 机
豪士赋序 (554)
演连珠 (559)
- 鲁 褒
钱神论 (574)
- 刘 琨
劝进表 (577)
- 王羲之
与会稽王笺 (585)
兰亭集序 (587)
- 陶渊明
自祭文 (590)
- 颜延之
阳给事诔 (593)
陶征士诔 (597)

- 谢惠连
 (150) 祭古冢文 (604)
- 鲍 照
 (270) 登大雷岸与妹书 (608)
 石帆铭 (612)
- 沈 约
 陈情书与徐勉 (616)
- 江 淹
 诣建平王上书 (619)
- 孔稚珪
 (400) 北山移文 (625)
- 任 昉
 (317) 奏弹曹景宗 (631)
- 刘 峻
 (717) 广绝交论 (636)
- 谢 朓
 (817) 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 (648)
- 丘 迟
 (357) 与陈伯之书 (652)
- 王 融
 (357) 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(657)
- 吴 均
 (400) 与朱元思书 (668)
 与顾章书 (669)

- 萧 统
 (100) 文选序 (671)
- 萧 纲
 (80) 与萧临川书 (678)
- 刘 令 炯
 祭夫徐敬业文 (681)
- 沈 炯
 经通天台奏汉武帝表 (684)
- 徐 陵
 玉台新咏序 (687)
 (220) 在北齐与仆射杨遵彦书 (694)
- 王 褒
 (120) 与周弘让书 (712)
- 周弘让
 (220) 答王褒书 (715)
- 祖 鸿 勋
 (80) 与阳休之书 (719)
- 庾 信
 (220) 谢赵王赉丝布启 (722)
 (220) 谢赵王赉白罗袍袴启 (724)
- 卢 思 道
 (220) 劳生论 (726)
- 祖 君 彦
 (80) 为李密檄洛州文 (734)
 (220)

导 论

曹道衡

把辞赋和骈文这两种不同的文体合编为一部选本，这在历代的总集中，也许很少其例。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总集是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纂的《文选》。在这部书中，不光有赋，有骈文，而且还有诗，因为它是梁初以前各种文学形式的总结性选本，理应包括当时人心目中认为属于文学范畴的一切作品，因此其性质和我们现在呈献于读者面前的这部选本不同。后来出现的选本很多，但大体上有几种不同的类型。像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唐文粹》等，基本上是沿袭《文选》以来的传统，也属诗文兼采。不过前者乃继《文选》而作，亦有通代的性质；后者则为有唐一代的文学总集，以后的《宋文鉴》、《元文类》《明文衡》等，都属于这一类。但多数的选本则主要限于一种文体，如诗、文、辞赋以及后来的词和曲等。至于把辞赋归入“文”的一类，虽属古已有之，但值得注意的是把辞赋和散体合选，确有先例，如清代姚鼐的《古文辞类纂》就是这样。但此书体现的是“桐城派”的文学思想，对魏晋六朝作品基本上不收，其辞赋也主要选录汉赋，对六朝人的作品，仅取了一篇鲍照《芜城赋》。这已经可以说是特例了。至于和姚鼐同时稍后的李兆洛所编《骈体文钞》，多少有点和姚鼐唱对台戏的用意，但这部书却并没有选录辞赋。如果说前人的选本中有骈文和辞赋合抄的成例，大约就是清许

琨的《六朝文絮》中，选了几篇小赋。但此书所收，大抵限于短文，所以连庾信《哀江南赋》这样的名篇，也没有入选。这是由于编者本意，是在六朝人文章中选取其简洁之作，故取名“文絮”，其不取长篇当然也可以理解。正由于上述的种种情况，当时代文艺出版社的先生们向我提议编选这部选本之初，我也曾经颇为迟疑，觉得也许会招致“不伦不类”之讥。现在想来，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。因为现在我们来作古典文学的选注工作，其出发点和古代人编选本是完全不同的。古人的选录作品，大抵是要从中选取作文的范本，以此供人们应科举或出入官场之用。所以陆游在《老学庵笔记》中提到了宋人有“文选烂，秀才半”的俗语；而姚鼐的编《古文辞类纂》，尤其注重像“奏议”、“书说”、“碑志”等应用文字。但对我们今天来说，根本就没有这种需要。今天的读者阅读古典文学作品，无非是为了理解我国古代瑰丽的文化遗产，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；同时，也可以给文艺工作者提供某些借鉴。从这个目的出发，把辞赋和骈文这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的代表作选录出来，合为一册，的确是无所不可的。问题只要泾渭分明，不致使人对文体的概念产生混乱就可以了。

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考虑，把辞赋和骈文合为一册，也确实有其合理性。因为在我们这本书里，选的都是汉魏六朝的作品，从时代上说既然相同，而且有些骈文和辞赋，还出于同一作者之手，例如：在本书中所选录的司马相如、班固、蔡邕、曹植、嵇康、阮籍、潘岳、陆机、谢惠连、颜延之、鲍照、江淹和庾信都是这样。这是因为不少作家本来就兼擅众体，所以不能有所偏废。如果更深一层从文学体裁的发展来讲，“文”和“赋”二者的骈俪化可以说是同步的，甚至还可以说比较严格意义上的骈文，更是深受辞赋的影响。因为“骈俪化”的倾向本来是由于汉语，特别是古代汉语中基本上都是以单音节词为主，所以人们在

说话或作文时，都不免要使用字义两两相对的句子来加强其美感，这样就逐渐使文章中的对偶句日益增加。早在先秦时代的一些典籍中，不论是有韵之文或无韵之文，都有这种情况。所以骈文和散文分家究竟始于何代？这个问题历来就没有人能加以说清，事实上大约也无法真正说清。清代的“桐城派”散文家姚鼐是竭力提倡散文，排斥骈文的，但他在《古文辞类纂》中所选录的许多秦汉人的文章，被奉为“古文辞”的典范；但李兆洛的《骈体文钞》也同样可以採录这些文字，指为骈体文的初祖。唐代的散文大师韩愈，号称“文起八代之衰”（苏轼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语），也是反对骈文的健将，他自称“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”（《答李翊书》）。然而他在《进学解》中所推崇备至的“子云相如”（扬雄和司马相如）的作品中，骈俪之句亦复不少。如：

“丹水更其南，紫渊径其北”。

“置酒乎颍天之台，张乐乎胶葛之宇”。

——司马相如《子虚上林赋》

“炎炎者灭，隆隆者绝，观雷观火，为盈为实。天收其声，地藏其热。”

——扬雄《解嘲》

这都是不折不扣的骈句。这种情况，连韩愈自己，也不能避免。他在《进学解》中说什么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；行成于思，毁于随”；“《春秋》谨严，《左氏》浮夸；《易》奇而法，《诗》正而葩”，这些句子的对仗都很工整，可见“骈”和“散”的概念，本来只有一定的相对意义，绝对的“骈”和绝对的“散”的文章，即使不能说决没有，也可说非常稀少。我们今天更用不着再存那种门户之见，去加以强分优劣。

文学史的事实告诉我们，不论对“文”还是“赋”来说，

“骈”、“散”都本是同源的。清人孙梅在《四六丛话》卷三中曾经说：“屈子之词，其殆诗之流，赋之祖，古文之极致，骈体之先声乎！”这段话大凡论骈体文的人都喜加称引，可见这种看法已为广大研究者所采用。今人姜书阁先生在《骈文史论》中说：“秦、汉以后，骈文渐兴，而汉赋实启其端，故论骈文不能舍赋。自来言骈文之起源，皆谓始于东汉末季，又多举蔡邕、王粲、曹植等人的作品，而这些人又无一不是赋家。六朝骈文大盛，实亦仍以这时的骈赋为重要的代表”（见人民文学出版社本第75页）。为了说明这个观点，姜先生在这部著作中，还专门有《汉赋骈始》一章，加以详论。姜先生这些意见，笔者认为都是很有道理的。笔者过去在《汉魏六朝辞赋》一书的“结束语”中，也曾谈过类似的看法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第198页）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本书把辞赋和骈文分作两个部分而合为一册出版，是完全可以的。

“此其初也，而其变亦甚”

“字多繁复，平语，合于天路平直”

《刘勰文选》叶叶叶叶

本书所选的辞赋上起汉代的贾谊，下迄周、隋之际的庾信，共选了近四十位作家之作，基本上与汉魏六朝相终始。在这里所录汉赋约二十余篇，魏晋南北朝赋约三十余篇。从选录的数量看来，魏晋南北朝赋的篇数似乎超过了汉赋。这和历来论者的看法似乎不太一样。这是因为汉赋文字过于艰涩，很难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。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，本书所选的汉赋，自然是大大地不够的。以扬雄为例，他的《河东》、《甘泉》、《羽猎》诸赋都没有入选，而仅取了《解嘲》和《逐贫赋》。这就很难看出他和司马相如“同工异曲”的情况。关于这一点，笔者曾反复地作过思考，看这样做是否妥当。最后终于决定割爱的原因是像扬雄这些赋，手法上大体效法司马相如，尽管在一些技巧和风格上仍略有不同，但这种细致的区别，对初学者来说，往往很难觉察出

来。尤其是这些奇字特多的辞赋，读者往往望而却步，更何论去探讨两人手法上的异同？关于东汉京都大赋只取班固《两都赋》而未取张衡《二京赋》，也是出于同一原因。其实在笔者本人来说，对于班、张二人的赋，似乎更喜欢《二京赋》。但由于《二京赋》更为繁富，难读的片段更多，文字也更长，只能捨张而取班了。关于这种情况，在魏晋南北朝赋的选录方面也有类似的例子。例如西晋左思的《三都赋》，在历代都很有名，但由于篇幅过长而且艰涩难读的程度也不亚于汉赋，如果全部收录，则不但会显得太多，而且也会使读者的兴趣减退。好在汉晋两代写京都的大赋，大抵都是前面夸饰侈丽之文写得相当精彩，而后面“曲终奏雅”，阐述作者正面观点的篇章往往显得空洞无力。司马相如的《子虚上林赋》已开其端，班固《两都赋》显得尤为突出，张衡《二京赋》较班固稍好；而左思《三都赋》的精彩部分则几乎集中于《蜀都》、《吴都》二赋，其《魏都赋》实在已成强弩之末，可称道处甚少了。如果仅选蜀、吴，仍非全帙。好在已有瞿蜕园、毕万忱二先生的书在前，我们不妨取法，所以只选了《蜀都赋》。魏晋以后的大赋中仍有一些佳作，像木华的《海赋》就是一例。但这样的作品并不多，郭璞的《江赋》虽也有名，其艺术成就却远不如《海赋》，而且其怪僻的奇字之多，较之汉赋尤甚。笔者对这篇作品考虑再三，最后觉得还是不要入选。此外，同类的题材还有南齐张融的《海赋》。此赋在艺术上虽赶不上木华，却胜于郭璞《江赋》。只是这题材已有木华在前，而且此赋夺误甚多，收入《南齐书》本传时可能已非全文，所以没有选录。东晋以后的不少大赋，现在大抵已散佚，而且有些在当时已遭有识之士的讥评，概可从略。至于谢灵运的《山居赋》和沈约的《郊居赋》，都是刘勰说的“志深轩冕，而讯咏卑壤；心缠几务，而虚述人外”（《文心雕龙·情采》）之作，艺术上亦不见精采。再加上谢赋因为艰涩，自己作注；沈赋甚至在当时就怕人读

错。所以萧统编《文选》把这两人的赋作一概弃而不录，实在是颇具卓识的。因为在那个时代，谢灵运、沈约在文坛上的地位极高，如果没有自己的真知灼见，很难做到这样。所以本书在选录辞赋时，比较注意选录《文选》中已经收录之作。因为《文选》在我国古代的总集中享有特别重要的地位，经过一千多年的考验，影响极大。对于本书的读者来说，有不少应该是大学的本科生或研究生，在参加硕士生或博士生的考试时，对其中的各篇应该有所了解，所以对不少作家的作品，尽量选用《文选》中已有之作，而不另选其他作品。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在《文选》所收的作品以外，没有佳作，但限于篇幅，只能作这样处理。

在本书中所选的辞赋，还有几篇是其他选本所很少选录的，如颜延之的《赭白马赋》即是。这也是笔者几经考虑过的。《赭白马赋》的内容颇有些歌功颂德的庙堂气息，内容不见得很好。但在文体上很见特色，其对仗之工整，在骈赋中颇少其例，姜书阁先生在《骈文史论》中曾特别加以论述。再说赋中写骏马之状，颇多佳句，其“旦刷幽燕，昼秣荆越”二句，更对李白、杜甫的诗有影响，值得重视。至于北朝辞赋，在艺术上也许比同时南方文人之作有所逊色，但为了使读者对北人赋作有个了解，也应择其较好之作，略取一二篇以见一般，以免使人觉得当时北方文学只是一篇空白。但其中像卢元明的《剧鼠赋》，带有俗赋的气息，这可以上继曹植《鸛雀赋》，下开敦煌俗赋，对理解俗赋的发展线索有一定帮助。何况此赋也确有其长处，钱钟书先生在《管锥编》中已有详论这里不拟赘述。

关于骈文的选录，笔者同样有过不少思考。例如骈句的产生当然很早。姜书阁先生的《骈文史论》一直追溯到了《尚书》。但他所举的例子，多半出于东晋梅賾所献的伪《古文尚书》，恐难置信。然而先秦典籍中所见的骈句确实很多。至于本书采录的范围应限于汉魏六朝，所以这些先秦文章只能从略。至于西汉